

中药药剂师 日行20公里

什么职业需要每天步行20公里?你可能会联想到运动员、邮递员,但你肯定想不到中药药剂师。江苏省中医院的药房里,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在这个三百平方米的房间里,药剂师们穿梭其中,一天以工作7小时计,为抓药走的路,不算不知道,一算吓一跳——足足有20公里的路,相当于跑上半个马拉松。

好记性 中药斗谱“横七竖八”

秋冬,正是人们吃膏方滋补的季节,这个时候是中药房最忙的时候,前来抓药的人络绎不绝。走进省中医院的药房,一股浓浓的中药味迎面扑来,只听见药剂师们“嚓嚓”的抓药声。一个大药柜足有两米高,500多种中药分布在一个个小药格中。这些中药排列有什么规律呢?药剂师们在抓药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记错呢?

省中医院主管医师蒲维娅告诉记者,我们所看到的药柜在中药学里称为“斗谱”,一般按“横七竖八”排列,也就是横着7个药格,竖着8个药格。每个大斗分成若干格,每格放一种饮片。一般常用药都放在离自己最近的中间格,质量重的中药要放在整架药斗下层,不常用的药放在高处。最后把质地松泡且用量较大的饮片放在最下层的大药斗内。中药的摆放需要按照中医处方用药的“配对”规律和中药的性能来设置,尽量将处方中经常“配对”使用的放在一起,便

于查找。好脚力 日行20公里

今年55岁的窦维华,是省中医院药房中年纪最大的药剂师,明年她就该退休了。多年来的抓药工作,让窦维华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,红扑扑的脸庞,走起路来像阵风。用她的话说,抓药别的事没练出来,倒是逛街逛一天都不会累,腿劲给锻炼出来了。

在药房里,你可以看到药剂师们穿梭往来,没有半刻闲暇。窦维华告诉记者,“这看似简单的工作,其实是个体力活,特别枯燥和辛苦,38年来我每天要在药房呆7个小时以上,在这期间,除了中途吃午饭,其他时间想喝水都难,近几年,来看中医的病人越来越多,药方像雪片一样飞过来,平均每个方子有15味药的话,抓好一副药需要花上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估算一下,一天下来每个人至少要抓70个方子,忙的时候要抓100多个方子。”

省中医院主管医师蒲维娅告诉记者,有老药剂师算过

一笔账,医院每个抓药的药剂师面对的中药有500多种,从拿到方子到每副药抓下来,平均要来回走上500米,一个小时要走3公里,一天按照正常上班7个小时算,就是21公里。这个数字算出来之后,连老药剂师们都吓了一跳,没想到自己一天要走这么多路,这只是保守估计,没有算上加班时间,也没有算抓药时蹲下站起这些琐碎又重复的动作。

好眼力 记药就像背单词

窦维华17岁从矿校毕业后,直接分到省中医院的药房工作。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对中药一窍不通,跟着师傅一点一点地学起,收方、审方、核对……“那个时候,师傅特别严厉,药抓错了,会被骂得很惨,小女孩脸皮薄,被骂得眼泪汪汪的,还得去抓药配药,只要勤奋点,半年后就基本可以出师单独抓药了。”38年来,窦维华一直没有离开过药房,如今她带的学生已经遍布江苏了。

中药鉴别是每个药剂师需



55岁的中药药剂师窦维华用手一撮就知道药有几克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要过的第一关。窦维华告诉记者,虽然从事这项工作已经38年了,但对于如何识别中药,她还在一直在学习,就像英语单词一样,长时间不去巩固会忘记的。比如半边莲和地锦草长得很像很难分辨,就要仔细观察两者的茎,半边莲是软的,地锦草是硬的。神农尝百草,有一个窍门就是尝尝味道,外表看上去都是黑乎乎的中药,偏酸就是黄芩,有点甜的是熟地黄,颜色稍浅一些的是生地黄。

“还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,怎么都分不清谷芽和麦芽,心里急死了,后来我就不断用手抓去感觉,突然一天发现谷芽摸上去糙糙的,而麦芽表面是滑滑的。这个发现可把我高兴坏了,以后谷芽和麦芽我再也不会混淆了。”说到这里,窦维华就像个小孩子。

好手感 用手一撮就知道几克

一张方子拿到后,药剂师们就开始对照着飞快地称起药来。一把精致的小秤就是他们的“武器”,药剂师们把簸箕一字排开,每种药称足7份的量,

再麻利地分装到7个簸箕里,做到每个簸箕里的药量均匀,其中一个大簸箕中的中药要排放得“泾渭分明”,便于最后复查。最后把药用订书机封好,在药品的外包装上注明特殊用法……这一帖药才全部配完。

在药房里,工具除了最原始的秤,找不到电子秤的影子,药量会不会有误差呢?蒲维娅告诉记者,一般来说,中药剂量是允许一些小误差的,按照国家的规定,一剂药的误差可以超过5%,我们医院的规定是3%,一些毒性比较大的药必须严格控制重量,稍有偏差,就可能致药性的误差,这对药剂师的要求就更严格了。人们常说熟能生巧,像窦维华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药剂师,看着方子抓药,需要几克药,在药格子里用手一撮再用秤一量,准是几克。

在普通人眼里,抓药可能很简单,其实这里面的讲究可多了。窦维华告诉记者,我们必须根据每一味中药的药性决定是否要煎、后下、粘碎、烩化等。比如阿胶必须捣碎、另放,在药带上注明分七份烩化服

用。薄荷也要单独包装,在煎药的最后一步再放进去。而穿山甲需要打碎后独立包装,先煎半小时以后才能和其他中药一起煎。

半个中医 给方子“找茬”

38年的抓药工作,让窦维华也成了半个中医,拿到方子就知道病人是什么毛病。如果医生的方子出现一些错误,窦维华也能一眼就看出来。比如一次方子里有一味药是“吴茱萸”,医生开的是30g,这胃药要是治心热、胃疼的,一般来说只能开3g。再看看这个房子,病人主要是补肾的,窦维华明白了,这味药医生搞混了,应该是“三茱萸”。窦维华立即通知医生,重新修改了方子。

窦维华告诉记者,“纠正处方的事情在我们药房并不少见,医生在方子中开错药名,剂量开大开了,凭着对中药熟悉和了解,一般都能及时发现,我们也算是给医生的方子‘找茬’吧。”

通讯员冯瑶 徐凯 快报记者 安莹

520个南京老商标,如今还剩几

“马头”牌冰棒、“长城”皮鞋、“小苏州”食品、“南京”香烟……上了年纪的南京人对这些东西应该不陌生,如今这些老品牌很多都见不到了。日前南京市工商部门在整理档案时,偶然发现一本1976年白下区商标普查情况档案,泛黄的纸页上,那些曾经熟悉的品牌和商标又唤起了老南京人灵魂深处的记忆。

快报记者 陈英 通讯员 张静

最牛品牌

60年打造出的老“南京”香烟

南京金大商标事务所所长张泽华曾经做了20多年商标管理工作,说起那些老商标来,她如数家珍。“马头”牌冰棒、“长城”皮鞋、“长征”布鞋、“金狮”饼干……张泽华告诉记者,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次商标普查,她亲手给哪些商标登记的,很多都有印象,当年南京一共梳理出520件商标,“这些商标现在都消失得差不多了。”张泽华很为这些老牌子的消失感到惋惜,当然也有老牌子焕发新光彩的,比如“南京”香烟,上个世纪50年代创牌的“南京”烟不仅一直存在,去年还获得了“中国驰名商标”呢。

“‘南京’烟啊,我抽了多少年了!”已经70多岁的江大爷是个“老烟枪”,说起自己40年的抽烟史,江大爷清楚地记得抽的第一根烟就是“南京”烟,“一包3毛1分钱,红底,黄色线的云纹图案,‘南京’两个字是白色的,一面是圆形的,一面是方形的。”40年前,“南京”烟可是高档烟,买“南京”香烟还要烟票,过年过节每家可以拿到5包“南京”烟的票,别的低档烟2毛多,甚至几分钱一包,

就不要票,江大爷的第一支“南京”烟就是过年到亲戚家串门给他的,那时的香烟没有过滤嘴,好不容易“讨”到一支,虽然呛得直咳,江大爷还是抽到差点烧到嘴巴才扔掉。

1969年,“南京”烟的包装有点变了,大体上还是那样,只不过黄色线条画成南京长江大桥的样子,因为1968年12月29日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了,这可是南京的一件大事,后来南京很多企业都把自己的产品叫做“大桥”牌,“南京”烟虽然没有随大流改名,但也在包装上赶了个“时髦”。

后来“南京”香烟加了过滤嘴,也涨到了一块八,可是在南京市场只能算中档烟了,“80年代流行一句话,一云二贵三中华,红塔山下阿诗玛,说的都是卖得比较好的烟,你看‘南京’都排不进去。”江大爷也一度不买“南京”了,“为啥?不好抽啊,过滤嘴抽着抽着掉了,有时候还抽不动,烟丝太紧了……”南京卷烟厂办公室已经退休的老主任祝宜昌也告诉记者,有段时间“南京”烟确实面临困境,因为质量不稳,加上外来品牌大量涌入,1987年以后就逐渐

卖不动了,到1993年陷入了最低谷。

1994年南京卷烟厂开始重新改造“南京”香烟,除了在烟的质量上下功夫之外,又好好包装了一下,商标重新设计,江大爷又开始买“南京”是1995年,“那年出了‘金南京’。”“金南京”就是现在市面上20元一包的“精品南京”,而1995年刚出来的价格也是20元,“当然觉得贵啊,但是好烟出来,我这个老烟枪就狠心买一包尝尝。”江大爷觉得“金南京”确实跟以前的老“南京”味道不一样,但毕竟太贵,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有在找人办事时才买“金南京”,不过现在他买烟只认“金南京”,“抽顺口了,就不改了,现在20块一包也不算太贵了。”新“南京”的商标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,正面宋体“南京”字样,背面是拼音,梅花底图上镶嵌一个由辟邪、城门、龙凤组成的主图,很有南京本地特色。

说起“南京”香烟这个品牌,张泽华也很感慨,“老字号要焕发新生机,真是不容易,你看当年那520件商标,现在还剩几件?”

商标普查

南京、钟山、扬子最受欢迎

其实当年在进行商标普查时,使用“南京”这个商标名的绝不仅仅是香烟,什么“南京”牌电容器、“南京”牌台钳、“南京”牌打火机……除了“南京”外,“钟山”、“扬子”、“长江”、“紫金山”等也都是南京企业喜欢用的商标,原因很简单,这些南京人很熟悉,用作产品商标觉得亲切。

张泽华说,在对商标梳理后发现商标重复的现象很

多,后来国家就规定,一个商标,谁先注册谁用,都没注册的,谁使用在先归谁,明确了商标属于谁的之后,其他的就要改商标了。据了解,一个注册商标的有效期是10年,10年后,如果不续展,这个商标就过期了,任何人都可以拿去注册别的商品,记者翻看商标调查表,发现当年那些商标去注册的不多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厂家只是在用商标,并不在意商标是否为自己所独占。

相关新闻

靠抢注商标发财越来越难了

快报讯(记者 陈英)“南京现在有4万多件注册商标,但实际上真正在用的肯定没这么多。”注册商标也有很多“泡沫”,南京金大商标事务所所长张泽华告诉记者,近年来,人们逐渐回归理性,愿意高价买商标的人越来越少,靠抢注商标来发财也越来越难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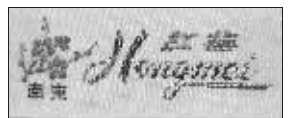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注册一个商标审核时间很长,要三年左右,有的企业“耗”不起,宁愿花钱买一个已注册成功的商标直接用,这就让一些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,前几年商标转让也很火,一个商标动辄以几十万、上百万的金额成交。“现在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商

标的人少多了!”张泽华说,在她的商标事务所,有人将注册好的商标放在那里请他们代为找买主,如果有企业急需一个商标,就向他们“推销”,“拒绝的人很多,企业主会说,我要靠自己的智慧创一个商标,或者说,我最多出2万,高了不买。”总的来看,这两年人们对商标转让趋于理性,所以转让成交量小了,也不再是天价。

有关人士也提醒那些想靠注册商标发财的人,其实投资商标注册,具有很大的风险,因为商标的有效期是10年,万一卖不掉,十年过后的续展,又是一笔大的投入,不续展这个商标就不受保护了。



朝阳食品厂产的桂花冰雪酥



红梅商标



冬菇酱油



工农兵商标



千斤牌打气筒